



合叅
析講

詩經正解

蕩之什

廿九

51-18
305
29



同會
攻印

門
卷
2.9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九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門人 蔣永生長發
張魁 全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崧高章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全直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三句見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又其立功之本採此二句正與維周三句相應見總分封以賢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九



賢而非徒以親親也。拆言之。首章舉其德業之盛。為封謝張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國成而錫予之也。五章言遣以就封而期望之也。六章餞之而速于行。七章預道其入謝之事。八章則表其作詩之意。○是詩自六章以上詳叙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又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日贈之。不為虛文也。○夫因親建侯。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注王心。與潘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纔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非止為一外戚之榮而已。

崧

音高

高維嶽駿

音峻

極于天

叶鐵因反

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干反

四國于蕃

叶分遭反

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

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棟幹屏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

合。紱。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建國以親侯者。君臣之義。立言以贈行者。朋友之情。今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贈之。而華其行乎。彼崧高維嶽。高而且大。則峻極于天。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維此嶽山之神。扶輿清淑之氣。蓄極不能自秘也。而洩之于人文。磅礴鬱積之餘。異物不能獨當也。而鍾之為豪杰。前乎穆王。則有甫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始降乎。後乎今王。則有申伯。亦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乎。維此申伯及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必有所為。以之夾輔王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也。不為維周之翰乎。以之總領諸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績著也。不為四國之蕃乎。以之經營

四方也。則奉行德意。宣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不于宣乎。夫申伯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也。

抑講此章上四句。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重功業上。降生之異。特推本言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為人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露于甫。而至此大透發于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主。要見與古人濟美意。周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為苞桑之。佐四國。以諸侯言。蕃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暨之。澤作自然之功說。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張本。爾雅註。岱宗太山也。霍即天柱山。華華陰山。恒常山也。毛得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祭。述諸侯之職。箋四岳卿士之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

申齊許。皆其苗裔。甫侯相穆王。訓憂贖刑。姜氏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字者。莫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其生德于天。送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嶽。濟南論詩云。起句好難得。二詩得如此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疊疊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王命

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邦叶卜世執其

功

賦也。疊疊強勉之貌。讚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合參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疊疊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總領諸侯。為人之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纘先祖之

詩

卷之二十九

召伯之宅

登是南邦

三

戎功而列于諸侯。以其舊都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謝邑。其所封之國。豈止為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建國都于謝。使自庶正而方伯。方伯而連帥。皆有所矜式。而南國之諸侯。人人皆申伯焉。其所任者。不亦重歟。然既欲封之。而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命召伯。課督經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孰為朝。孰為市。而前後之相望。孰為城。孰為郭。而城郭之相宜。所以封國者。豈止為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百世。百世而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焉。其所遺者。不亦遠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繼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于後。見作封之意遠。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順文說下。疊疊者。言申伯之為人。夙焉興。夜焉寐。而夙夜之匪懈。其事君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靡違也。然此二字。輕看。只是贊嘆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續。建邑于謝。乃加地進律之賞也。孔疏。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額邑之南。後漢地理志云。謝城在南陽棘陽縣。

東北五里。申謝其地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皆以舜翰蕃宣為式也。式正續中事。召伯為司空。命之。亦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即翰蕃宣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功之典。而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王續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續事于無窮矣。○此章俱是述其事。而推分封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迨其季也。遷周于東土。所為世執者。安在哉。以舜之聖。而未嘗侯九男。後世五侯。四將軍。卒移漢鼎。吾謂崧高寔啓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外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叶他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

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合參然吾于天子城謝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為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為法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眾，可為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成郭，使之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土田不徹，孰為經費之供？王又命召伯徹申伯之土田，定其經界，正其賦稅而祿養之富，經國之需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遷，難遂燕居之樂。王又命傅御遷其私人，而室家妻孥兄弟婚姻皆得以遂無遠之願矣。私人不以煩召伯，細事非大臣所宜，傅御必拊誦此章上四句，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周其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述王之意，此則述王之命耳。王方以式是南邦使伯，而苟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壓南服，故表裏江淮，控帶荆徐，因謝作庸，扼吭之慮遠矣。此重建國意，勿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對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遂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總

為式是南邦，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為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翼註，群臣無所取法，則非故使之式南邦也。下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統民人言。又云國依于民，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因謝邑之人無所統，而恐其爭且亂也，故因謝人以立國，只是得人，以鎮定之之意。如此講，是為諸侯謝人，不為申伯也。似欠切。○疊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音蓄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叶通四牡躑躑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躑躑壯貌。濯濯光明貌。

合參夫定宅之命。王固命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孰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為國家之衛也。則其功始作而肇然為新邑之觀。寢廟所以棲祖考之神也。則其功既成而貌然有深廣之美。夫厥功告成。則申伯之往謝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則蹻蹻而壯盛。有鈎膺以飾馬也。其濯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采彰。其寵遇之隆。何如哉。抑講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下文城廟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謝同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倣。非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萃渙國之先務。皆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謝人有庸。南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鈎膺以飾馬。俱以諸侯儀衛言。按巾車金路鈎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彰異數也。故下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此總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興其功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

去聲馬

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叶音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合參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憑路車之載。結乘馬之勒。而就國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舅而必于謝也。但我嘗按職方之圖。以選擇爾居之地。其山水之秀。其土田之饒。其人文美盛。而易于弘化。其風氣與阻而利于詒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非是無以展爾猷。亦非是無以副予心也。然而封國之常。不惟錫之土。以作一方之保障。必且錫之圭。以垂百代之榮封。我之于爾。既不愛尺寸之土。圖以廓爾居。亦何愛尺寸之圭。不以作爾寶。且封謝雖王朝之特恩。而保障則侯國之常事。王舅往矣。復何言哉。尚其益修屏翰之功。茂著蕃宣之烈。予以保茲南土于無虞。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斯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寵任之。

重又如此

將上文衍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甲伯之詞。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形勝都邑之雄。惟南土而爾。墉之作。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執。亦莫如南土也。介圭。即諸侯之圭。上可合瑞于天子。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厲王之后曰。艷妻無子。姜氏生宣王。故申伯為王舅。往近二句。言王舅今辭以往。尚其體鄭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翰蕃宣之功。益修之于侯國。以保南土。為王朝巨鎮。意非但曰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意。一章歸重在此。○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介圭入覲。則當時諸侯瑞圭。蓋介之為言。大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八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是圭也。

其信圭數

申伯信邁王餞

音賤于郾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音其張

式遄

音其行

賦也。郾在今鳳翔府郾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郾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糗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以斂其稅賦。積其餘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合參。夫申伯既承王命之遣。遂為信邁之行。王乃篤親親之恩。而餞之于郾之地。既餞之後。由是申伯指南土。以言旋望謝邑。而誠歸。非若向者之數留。欲行而屢不果矣。然使委積不備。亦何以速其行哉。不知王之待申伯也。慮無不周。故其命召伯也。事無不預。蓋于定宅之後。則已命之。斂其土疆之賦稅。以峙其道路之餼糧。使廬市之積。可為止宿之資。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遄其行。無留滯也。其餞送之誠。

而供億之
預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是先時致備而有以速其行信邁誠歸對正數留行看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遽釋故留之數而行不果今信邁而餞禮行則于謝而誠歸矣信邁誠歸只是一事蓋王已餞于郟則申伯真果于行矣非是因其信邁而餞之也自錫適申則途不經郟時宜王省視岐周而申伯往辭焉故有郟之餞既餞之後復返于錫然後適申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勉辭去二字摹寫出眷戀不舍之意王命以下又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歛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看徹土疆與徹土田不同上是井其田以授民立永世之規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餼糧以為路費也重在峙糧二字。過行就已去在道而言見道路中無留滯非速其行也○按周禮地官遺人當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第

申伯番番

音波叶分遭反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音難

周邦咸喜

我有良翰

叶胡干反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我女也。申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台案由是而至謝也何如。惟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膺鎮定南服之寄。既入于謝邑而從行之衆為徒行者為御車者嘽嘽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封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為藩衛侯國以得人為輕重今申伯封謝必能樹一方之巨鎮而內可恃以無恐汝今有良翰矣。夫周人以良翰而預喜之何哉。蓋不顯哉此申伯也。為土元舅才兼文武凡縉紳之士皆法其文介冑之士皆法其武是碩德重望已試于平日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也所謂武是南邦南國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然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重望足以法乎人然須一直說下但是須道之言首三句輕番番精神奮厲風度振飭之意入者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于謝也徒御句叙其從行之有此儀耳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周人見他啓行氣象共慶而相謂也良翰即上維周之翰非謂謝人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蕃宣維翰卜之也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矣不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賢平看重文武是憲上言文武之士皆以為法周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番番五句暗應保南土意不顯三句暗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親王之心膂豈宜解樞要而回翔南服之地哉不知中興之功未立所憂者在王朝故周公作輔召虎視師而申伯亦股肱王室後先其間右賢左戚共濟國事不以官掖之嫌自引也中興之功既立所憂者在方鎮故韓侯長北貊山甫城東方而申伯亦徙封大藩總領岳職在內在外無有遠邇不以戚屬之重或留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

此萬邦聞

音問

于四國

干叶

反逼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合參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體柔德之美又且直焉而備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德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則揉此萬邦而撫綏制馭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為譽則聞于四國而仁聲義問之昭宜矣有此德業聞望之隆而膺是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于是崧高之誦作焉誦之詞為詩則降生之異德業之隆寵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為風則一唱三嘆意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也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伯則彼之受也無愧色我之贈也無諛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吁非申伯之賢無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興

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善也。柔惠是柔德之善直。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則惠行不至于玩威。行不至于亢。味一且字。見相濟之美。採訓治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聞者懷德而頌其仁。畏威而頌其義。承德米以上大概。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即首章翰蕃宣意也。作誦指全詩言。述于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形諸咏歌。足以感人。則為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謬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碩且好乎。惟申伯之生稟位望德業。矯矯絕人。故詞之所叙氣象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申伯。見所言皆是寔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柔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柔不惟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麟士曰。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推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崧高八章章八句

宣土之待元舅。可謂有禮。且有法矣。極其恩寵者。體也。而不使與政者。法也。漢文帝待薄昭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而委之以權。要後世之待戚畹。如宣者。可以為法矣。外戚預政。國既病矣。而自全者少。後世緣大雅之義。推恩舅氏。雖以馬鄧之賢。猶不無專擅。况梁竇輩乎。故宜外而不宜內。亦事勢使然也。營謝成申其篤于女家一也。而一美焉。一刺焉。則以宜王親親。平王忘讐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而誦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忠。禍所從來矣。

○烝民章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全首此詩因山甫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送之。在六章分上是推山甫降生之異。而叙其德職之全。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

贈行之意然言降生之異者為舉德盡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為城齊之命必副張本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為此耳全詩重德上折言之一章言山甫之生出丁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盡職以見其舉德五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于凡民以終首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時山甫為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築城于齊雖是賦政於外將奉王命處然王躬誰保乎王闕誰補乎况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此仲山甫所以永懷也此詩寔有微情不可作褒美之詞看去○天生山甫以保茲天子山甫為天以保王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袞闕者正所以保之也末章之懷正從此發竅○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宣王失着永懷慰心是吉甫微旨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

音格

于下

叶後五反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彜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合黎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人臣必稟受之隆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為立功之地我山甫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生衆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

詩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既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其善如此。况賢人之生不尤異于人乎。蓋上天監視有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是以冥冥之中。保茲天子而為之生。賢佐曰仲甫山者。以為之輔焉。是山甫之生。天為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已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尤善也。意重在二段。天生烝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民之秉彜二句。謂人之所稟性善而情亦善。天所賦謂則人所稟謂彜。此理得之已。謂德其寔一而已。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彜而言秉。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焉。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之者。夫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乎下也。昭格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明德就宣王身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二句之由。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佑之命。惟上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蓋山甫之生。為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烝民者哉。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

賢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山甫中。暗含物則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合參夫天既為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職之全。果何如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柔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沈潛之內。而有剛克之休。其茲柔嘉之善。中其則者乎。若夫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見外焉。無不柔嘉矣。敬者德之聚也。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

忘內焉。無不柔嘉矣。知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為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修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則謀猷之贊。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嚴。有以昭布于天下。其發而措諸事業。又如此。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析講此章。總是備舉其德之全。正見其異于凡民處。首句德字。提起貫下。看德本降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既以剛德。而秉乾剛。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紀。則柔正人臣之則也。柔嘉嘉字。即上懿字之意。則字。即上物則之則。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令儀四句。俱要以則字作骨。攀出他柔嘉處。以其則檢身而束心。則儀色曰。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型古而範今。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儀以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色以見于面者說。即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翼翼者。恐失却此則也。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合于當。然小心不流于畏。止是維則處。此就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修。而步步循規矩。式即維則之則。從恪遵帝典。欽若王謨。上言不可看作經生語。威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

其着力處。非是始學工夫。是若參贊廟謨。能當上意。不是曲意徇君。賦者宣布德意。敷明聲教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字。勿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做之者。謂其德非有體。而無用。總來見是異于凡民。○麟士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纘我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

舉仲山甫之職

合衆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冢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今之百辟亦安所爲憲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循其班制。貽群后以儀型。是以總領諸侯之事責之矣。王命仲山甫。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係之也。汝之祖考。亦嘗典是職矣。今其續之。昭德塞違。致謹啓居之節。詔媿糾慝。用防非僻。之于是以輔養君德之事責之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謨誥所關甚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宣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綸音于五位。則納言惟允。口啣天憲。任非輕也。夫始之命。以式百辟者。屏翰之勲也。茲復責以喉舌。豈非屏翰而典王政之樞機哉。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隱。何窮賦政。不可以無人。沛帝澤于海隅。則八荒徧德。布王仁于下國。則四海後蘇。四方丕應在茲。役也。夫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托也。茲復期以爰發。豈非啓沃而兼股肱之宣力哉。是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也如此。

抑講此章。備舉山甫之職。本德上來。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平看此。皆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重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百辟。冢宰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獎忠順。教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續我祖考。此正召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王左右。啓心沃心。匡德輔德。使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身日益堅固也。或謂輔養君德。與保其身體不同。不知輔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句。如今通政司古納言之類。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職謂之出。既布則復命于王。謂之納。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喉舌就承此看。政本猶言樞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便就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禮樂教養言。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

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耶。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音鄙

仲山甫明

叶謨郎反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

音解

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急

也。一人天子也。

合參。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肅肅然尊嚴之王。命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為能有以將之。邦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鑒別惟精。而不淆是非之辨。為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待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怠朝。夜而無怠夕。虔恭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惰荒寧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蓋無一之不

盡矣

拊講此章。美山甫之能盡職。亦要本德上來。奉王命察國政。知以守已。忠以事君。凶段平者。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宣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政治得為否。政治失為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是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于事。而設施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曉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蓋不求有譽。而第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然亦就為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益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非保身而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一日業乎其官。而山甫夙興夜寐。一味虔共其職。苟利社稷。知無不為。縱舍身以殉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備。烏能曲全至此。此二句。點內外出入意。不妨。○昆湖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鑒別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勸之。知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飭

詩經卷之二十一

之止書所謂旌別淑慝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也。山甫則明哲兩全曾不逆理以自取禍。憂勤乃事君之道而怠者不能也。山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憂其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音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合柔然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者易制人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禦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

則撫之以仁而不如剛者則制之以義而不吐惟不茹柔故莫柔于鰥寡皆在憫恤而不侮也。唯不吐剛故莫剛于彊禦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夫人狗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之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烝民以終首章意也。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借用字茹吞噬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育天下之念柔者易制而不肆之以侵陵。此是遇柔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矣。非偏于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難克而不縱之以含忍。此其遇剛者則然遇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矜寡強禦即剛柔之人也不侮鰥寡正是柔不茹之寔不畏強禦正是剛不吐之寔不侮有扶危濟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章就德之柔嘉維則者抽出言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宣王中興志在哀此鰥寡又當時強禦在位故主山甫以佐之不徒以超出常情作解。

人亦有言德輔音如毛氏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叶丁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之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

賦也。輔輕儀度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矣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合參又不持此也。人亦有言德為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舉也。但凡人不免溺于拘蔽鮮有能舉之者矣。我于是謀度其能舉

者維仲山甫獨得乎天性之享而不虧其民彝物則之良為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遺也。我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于吾之助而亦無所容其助矣。至于人主一身萬幾攸萃衮職之闕不能無也。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能盡力以彌縫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闕而復無過之地矣。蓋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觀之信乎天生人而厚于賢也。豈常人所能及哉。

拊講此章上六句。是舉已德。下是補君德。然輔君亦本于舉德來。人言只管德輔一句。德為人所固有。易知簡能。輕舉如毛鮮舉者。氣拘物蔽也。山甫舉之。能以身體焉。物具而則自全也。即上表裏交修。知行並進意。自本然之理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與不能舉之異。愛莫助之。蓋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無不足。何助之有。或謂莫助是愛之深處。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寔語。非真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圓活補闕。依註就格心上說。如正己而物正

有弭其邪心消其逸志之意。勿用繩愆糾謬等語。宜王勵精賢君。有闕處。須說得穩當。按詩說云。此二句。從來以為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如何解得。補字非字如何貼得。闕字蓋闕非過失也。修攘之間。或過用其精神。即是闕補之者。只是以我柔嘉之精神。薰蒸天子之剛健。自然潛杜其亢。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有見。而荆川亦云。一日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闕補之。是能啟心沃心。彌縫贊襄。以復之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唯字可見。夫已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人。何如。○此章語脉。是總撮上文。上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即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四

牡彭彭叶補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徒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合參夫仲山甫能舉德盡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因其懷而慰之乎。惟仲山甫當出行之時。舉祖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則業業而健矣。以從行之征夫。則捷捷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歎然有靡及之懷焉。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乃王命仲山甫。與營築以城東方。而域民固國。在此役焉。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顏師古云。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遠二時事也。此詩為山甫城齊而行。前六章言其舉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為憂。故

有鑿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叙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事言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炤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帥所定。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踈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城彼東方。蓋齊去薄姑。而治臨菑。故王命山甫為齊築斯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王矣。曷為乎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嘉之。昨以營丘當是時。天下新定。城闕未備。故夜衣就國。萊人得與爭此土也。乃太公因俗簡禮。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塹堞具矣。越五世而胡公嗣位。時是以有薄姑之徙。其後怨積少弟。而襲兄貝水。寔唯獻公。是時胡公雖歿。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為苟居舊都。必滋後禍。視封域其尚廣。何必眷懷此都也。而薄姑一遷。臨淄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眾則更置國都。天子為之。相其勤勞。獻之遷此也。事不牢于逼隘。意寔主于避仇。夫國隘議遷公也。營邑避難私也。在天王既難。黨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援公以請于上。是以終夷之世。不聞有城齊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蒙城之日。社稷之不

衛而違打藩封乎。淄之不城。又何疑焉。泊乎我王御極。錄殊勲之後。裔考疆域于圖書。詔天下葺防補壞。增卑陪薄。爰及爽鳩之墟。緬懷鷹揚之烈。喟然東望曰。予聞尚父。佐我先王。功勲爛然。圖史輝煌。逮子孫失序。播遷臨淄。自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墉壘。其能國乎。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彼東方云。夫青州大勢。其外控彛落。為東北巨限者。無過于渤海。然沿流島嶼一抱。雖險由天造。而逋逃寔多。身疊萊蕪。逼處其外。觀于邊海。要害。民不為居。為曠地八千里。則散行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墉堡之守。則淄維之間。寔鮮寧宇矣。全齊形勝。其內衛中夏。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州。故其陰則齊。而陽則魯。淮彛徐戎。皆出其右。其餘登禪明堂。多附本國。為南北所往來。則控制宜周也。使徒恃名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都會所在。未有安壤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揆畫諾。必崇德望之臣。集事鳩功用。推幹畧之彥。乃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威持君爽。流風于分陝。姬公營洛。而東行及我。天子嗣興。韓侯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舅出封邑。乃營于召虎。倘亦國有大事。非偉臣莫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自外而內。苟非望傾朝右。何致繇樊而入侍。

于周今也自内而外維其名耀四遠不妨由周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可謂内外交倚重矣此論可補箋註及覺孔氏多此一疑矣

四牡騤騤音皆叶八鸞喈喈音皆叶仲山甫徂齊式湍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乎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湍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湍歸所以安其心也合參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騤騤矣以八鸞則喈喈矣仲山甫乘此以徂齊殆必指顧集事而式湍其歸上以副天子眷顧之心下以慰僚友寅恭之望焉我吉甫作為此誦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職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為者而聞言之下庶乎有以

慰其心矣尚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其致中興之盛者非偶然矣

折講此章上四句異其歸期之速下因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湍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

註保王躬補王闕意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蓋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尤者也言能感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尤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也永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說起

大事動大衆非旬日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註不必用○詩有三物曰風雅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遠其象類風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頌也烝民之詩隸乎雅而題之曰誦取其從容漸被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

之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嫌于自賞自定者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賞自定而誰賞誰定乎○嶧山云此詩見山

甫承王命之重而將之吉甫知僚友之忠而慰之
一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興之業者矣

烝民八章章八句

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
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韓奕章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全前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修職首章言韓
侯來朝而命其繼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膺錫
予之隆三章是返國而承餞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
末章言繼世業修職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須以
續我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慶幸韓侯
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

內治修然
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音懈叶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幹音不庭方以佐我辟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
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
也續繼我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幹正也
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

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
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故此

合參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若謂諸侯繼
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

詩

韓奕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
倬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于天子，而受命焉。王
乃重其繼體之初，而親命之。以為列爵諸侯，而北守藩服，爾祖之舊
也。爾其續爾祖考而為諸侯，以繼世業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釋者以
國事寄之也。爾當無廢朕命。夙夜匪懈，敬謹以供其職。則朕之命于
爾者，山河帶礪，國以永有，終不至於改易矣。且爾既總領為諸侯，則
不來廷之國，正汝之所當幹者也。爾必布德宣威，以幹正之。丁以佐
助天子，使內外嚴明，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職業已修，而世
業可繼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本韓侯之來受命，下述王錫命之詞。梁山禹貢所
謂治梁及岐者，厲王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處亦
見中興氣象。然此三句只宜輕駕過，蓋將言韓侯受命而先言韓侯
由此道以朝周，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尊
之意。王親命二句是述上親命之詞，所謂繼世業也。無廢以下述王
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詞，所謂修職業也。然二意亦不平修職業故所

以繼世業也。續我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賞延後世，故使為諸侯以
續之。夙夜二句串說夙夜匪懈，正所以虔共汝位處。無廢者，侯無廢
也。起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續祖意，不易與無廢正相應。
不庭方，斷指下章百蠻之作亂者。幹訓正，不專言征伐是有文告之
詞。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也。虔共爾位中所包侯職寔多，而幹不庭方
又虔共爾位中第一事，故抽出言之。韓地近蠻，蠻彘之叛服不常，故
欲其布德宣威，以佐汝辟無非敵王所愾，使無北顧之憂也。周自穆
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
按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
成王時。○做弦云續我祖考，欲其無忝于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虧
于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虔共爾位，勉之以敬。朕命不
易，示之以信。幹不庭方，以佐我辟。勸之以忠，其得詩意。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叶戶玄衮赤舄，鉤膺。

詩經卷之二十九

鏤音漏錫音羊鞞音郭鞞音郭淺音免幟音免條音條革音革金厄音厄

葉於栗反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漆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于旗竿之首為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鞞。今當盧也。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錫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幟覆式也。字一作辟。又作幟。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條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纏轡首也。

合參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則奕奕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王嘉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馬。有交龍之淑旂。有注旂之綏章。所以表其儀者至矣。而飾之於車者。則有方丈之竹箄。以為蔽。有錯文之車衡。以為章。車之飾何美耶。有元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而加以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而飾之於馬者。則頷下有鈎。而在膺有樊纒之帶。眉上有飾。而當盧有鏤刻之金馬之飾。何美耶。然車之飾不惟箄弗錯衡已也。有去毛之鞞。以持式。中使其固。而不

壞有虎豹之淺。以覆式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制於是乎備矣。馬之飾不惟鈎膺鏤錫已也。且以皮為幟。而餘之下垂。以尚其裕。馬以金為環。而纏轡首。以尚其文。馬之制於是乎備矣。是其入覲。而膺寵錫之隆如此。

柳誦此章上五句。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蒙錫子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一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錫。故再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謝。蓋介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領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為信也。不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嘉其來朝之禮。而隆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贈之。○王錫句。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析鳥羽以為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箄為車蔽。畫雜色於車上。是車之美。元衣而畫袞龍。赤舄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頷下有鈎。而樊纒為帶。眉上有飾。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以去毛之皮持式。中其

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車飾之備處。又不止草
第錯衡而已。御馬之條有下垂之革。轡首金環有纏益之飾。此亦馬
飾之備處。又不止鉤膺鏤錫而已。合之總。凡侯國之光天朝之寵。
淑旂以下。每二字為一物。然皆以兩物為一類。鞞鞞而覆以淺幘。條
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
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殺維

何音庖鮑音速鱉鮮魚其藪音筍維何維音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音去聲馬路車邊豆有且音疽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及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藪。米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合。參夫既覲而錫之矣。迨夫返國也。寧無以餞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往而祖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於是顯父承王者之命而為之。致其錢焉。錢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錢必有餽也。其餽維何。則包鱉鮮魚。亦必有藪也。其藪維何。則維筍及蒲。以贈言之。其贈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供帳侈都門之外。邊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膺錢送之厚如此。

折講此章上二句。言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餞而贈之隆。錢與贈不可平。重錢上。而贈乃錢時所予者。韓侯反國。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猶如始行也。出祖出宿。總是一處。餞之。亦是于屠也。謝氏以顯父之錢。為王使之極是。而時說多謂錢雖王所使。至于酒餽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穩。南台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殺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可見禮有等差。酒殺藪贈四事。平看酒之多。殺之盛。藪之時。正餞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持

有贈行之儀若主待客之禮亦殊典也。然所重在餞。故復以蘩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蘩盛果核豆盛。蘩燕。胥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韓侯膺此燕之榮光。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去聲妻汾音焚王之甥蹶音媿父音甫之子叶獎韓侯

迎去聲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彭叶鋪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諸娣音弟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

門叶眉貧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

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姪娣也。祁祁徐覲也。如雲衆多也。

合衆夫韓侯既覲而返。則婚禮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為汾王之甥而母族貴矣。為蹶父之子而父族貴矣。

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而充盛也。以八鸞則鏘鏘而和鳴也。儀衛備而物采章。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往迎之禮

極其盛矣。蹶國以諸侯之媵而從之。以諸娣之衆。其動容則祁祁而徐覲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顧瞻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而

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禮儀侈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為何如哉。

柳講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詞說。觀註既覲而還。遂以親迎句便見。按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

非預道。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及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序其始終。而以親迎置諸此也。

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蓋蹶父為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定不是及國後事也。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

可率強更詳之。汾王之甥。派出王家母族貴也。蹶父之子。胤係侯服。父族貴也。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迎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顯者顯蹶氏之光也。諸婦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諸婦。是送以夫人之禮。蓋諸侯之娶。二國皆有媵從之也。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姪。則九女也。祁祁註云。徐觀也。徐言其行動舒緩。觀言其容飾整齊。以上語意。宜歸重到韓侯顧之來。以見韓侯之樂也。盈門以娣姪之多。儀容之美。言爛者。爛韓氏之門也。蹶父為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之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去聲韓姑音相去聲攸莫如韓樂

音洛叶孔樂韓土川澤音訏訏音魴鱻甫甫麀鹿嘯嘯

音有熊有熊有貓音有虎慶既令居音韓

姑燕譽叶羊如羊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嘯嘯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合參夫韓侯婚禮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姑者。豈徒天作之合已哉。蓋由蹶父之為韓姑父也。負武勇之才。膺使臣之命。歷聘侯國。靡所不到。當旬宣之暇。因為韓姑擇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焉。孔樂哉韓土也。流而為川。滌而為澤。訏然甚大矣。且其所產之物。魴鱻則甫甫而多。麀鹿則嘯嘯而衆。或熊或羆。無不有也。或貓或虎。無不有也。韓土之可樂如此。而蹶父相攸之下。既慶其有此令居矣。然則韓姑之歸韓也。寧不遂其燕安之意。而適其譽樂之情乎。

析謂此章上十句。言蹶父相韓之善。下是韓姑歸韓之樂。蓋亦原韓侯得配之由也。總屬韓侯身上。孔武以才幹敏捷言。靡國不到。非專

為相攸而行。以出使侯國。而承流宣化之餘。隨便為韓媾。擇可嫁之。所取攸字。內有覓其可以燕居者何在。求其可以譽處者何在。意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媾。說約。靡國不到。為媾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說。孔樂至今居。總是一孔樂川澤二句。以水產言。麀鹿三句。以陸產言。流者為川。潞者為澤。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種也。貓是虎之類。與捕鼠者別。以上五句。言土地之美。物產之盛。以見韓土之可樂也。九土之宜。不一大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而為川。潞而為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深而名魚聚焉。澤深而辰牡育焉。川澤之所。奇禽怪獸。間出焉。總是物之饒也。土地物產不平。言物產之盛。正以見土地之美耳。慶既令居。總承上看。慶者。厥父句宜之日。已慶之也。未句方就韓媾歸韓說。言前日。厥父既喜其有善居。則今日韓媾往嫁。其安樂可知矣。是未然事。然雖叙韓媾歸韓之樂。亦以見韓侯封域之樂。而今日歸娶之後。固知其事事適矣。燕者。燕然而安。得其所止之地也。譽者。譽然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媾。有以當其心。此章言韓媾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

女相稱夫婦感
和則家道正矣

溥彼韓城。燕平聲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音麥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

貊實。籒獻其貌。音毗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籒稅也。貌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比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于王也。

合參。夫韓土固為可樂。而韓之有國。豈無所自哉。溥彼韓城。考其肇封之始。乃召公率燕師以完之也。其立國有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

蓋以韓之先祖嘗受于我先王。而為是百蠻之長。則夫守藩服。而因統蠻方者。乃韓之舊職也。故今錫韓侯。以追貊之北國。使之奄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焉。王固命爾。以繼其世業矣。爾將何以修其職業。以副王命乎。彼城池。以固國所當修也。汝必實墉。而增其所未高。寔墉而浚其所未深。畝藉以定民所當審也。爾必實畝。而治其田疇。實藉而正其稅法。至于歲事。來辟方物。所當貢也。必獻其獬皮。赤豹黃羆。以貢其所自于王焉。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續我祖考。朕命不易者。在是矣。爾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命于終。則叮嚀勸戒之意。溢于言外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其此之謂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原其建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續我祖考之意。寔墉四句。是命以終職業。以終首章。無廢以下意。將言韓侯先祖。故首從韓城所由築說起。當時是王命燕師。創此溥大之城。就見他命先祖。立巨鎮于此。以為北方百蠻之長意。王命自先祖說。王錫之王自宣王說。因時百蠻因字。是其崛起難服。故封之。以為長也。上言因百蠻以為之

長。下言錫追貊。使為之伯一也。追貊即百蠻類之多者。為百蠻種之大者。為追貊居地之遠者。為北國。非有異也。此等或古未歸附。而今方歸附者。故遂錫之也。無加地進律意。實墉四句。承王錫來言。城池不可不修。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固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處邊陲。蠻貊視之。以為中華重輕。尤不可不整飭也。意謂韓侯既為北方之伯。其可不虔恭爾位。而安于自懈哉。必高其城。深其池。以作百蠻之具瞻。正田畝之經界。定稅課之冊籍。以起北方之來極。又必獻其獬皮。獻其赤豹黃羆之皮。以作蠻方來享之思。所謂夙夜虔共。以佐戎辟。正在于此。○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立諸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彞。故曰因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彞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貊。亦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追貊。亦因時也。于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于下。故上空其文。○韓地多斥鹵。蒸之不和。築之不堅。勢必至復隍也。韓俗好漁獵。山居近麋鹿。隰居近魚鱉。勢必至害耕也。我周郡關中。乃群服之堂。奧而侯職。北藩尤京師之咽喉。梁隴以外。土寒地廣。道阻勢僻。其出處則百蠻之部落也。逼處於此。而非托

險積聚以當之。其何以襄定勝之績哉。今按形勢地圖。雍為最高而韓居其左。外敵諸邊內敵神州。彭衙蒲關之間。龍門碣石。斷崖絕壁。黃河環繞。境接西涼。而地寔崎嶇。難于生牧。蓋防禦之阻。非與區神阜也。矧荒怠已久。不于私服之日。振其威權。恐後未易服也。策在始固其圍。務令農安于畔。而蓄貯於邊。使民力為守可也。苟非有高墉深塹。以為之防。關則天險不設。人可飛渡。其勢易擾而多紛。非有田伍耒耜。以為之安處。又恐往來轉徙。至去不時。其患必棄津梁而莫禦。且觀韓隴。阨多山。寔障原野。通溝大漕。潰渭洞河。非若雲中九原之地。平疇坦坦。不可設險。倘以虛名無裨。寔政則敵將越峻嶺。渡河津。出我不意。雖有百萬之衆。曷以當之。若踐山為城。因河為固。則一夫守關。千人莫踰也。然吾與敵。非一日決勝之形。而百年持久之計。使內地不耕。民多游逸。千里饋糧。百里輸粟。是不待兩軍相當。而中國已虛窘矣。故守而不耕。乃坐匱之術。今正蒙右之欺。隱則經理而外。皆穀土也。考版圖之正。羨則砂磧。而外皆賦稅也。因田制畝。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定稅額以省大費。待暇日以繕亭郵。坐得必勝之計。而我有以逸待勞之策。不此之圖。而尚欲他為乎。○疊山

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徹田為糧。可以足國。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考之禹貢。梁州云。厥貢熊羆。狐狸。織皮。此可見韓王原該貢貌皮等。○或謂此等皆韓侯俾諸彘獻者。獻貌皮。而貌皮之國。庭矣。獻赤豹。而赤豹之國。庭矣。獻黃羆。而黃羆之國。庭矣。更詳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周自汾王失道。諸侯繼世而立。多不請命。宣王中興。有此詩。入叙其事。以美之。非徒美韓侯能請命。寔美宣王能錫命。韓侯故通詩。以王命為主。至其中錫錢之禮。與婚娶之事。無非道其一時之盛。

○江漢章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彘。

全首此詩作于成功受賞之後蓋追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當以肇敏戎功用錫爾祉為主上三章總是肇敏戎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錫爾祉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二章言其經營而成功三章言其疆理而成功四章追述始時王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總上平彞辟地之力既成故遂賜策命之詞而拜受之末章言召公所以受賜報稱之事而及其勸勉之詞也○全詩大旨只是出師以伐淮彞故曰總叙其事三章之疆理乃既伐之後又命之如此亦平淮彞後之一事耳不可謂總叙其事兼疆理說也○通篇臣是以武功受賞君是以武功賞臣而未云矢文德洽四國則知武特以平一方之彞而文所以隆四國之化詩人之旨微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叶他候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維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

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合參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彞詩人美之若謂我穆公以王朝之重臣膺平淮之重寄其行也何如但見所涉之漢則浮浮而甚盛矣所率之武夫則滔滔而順流矣是行也皆秉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遨遊者蓋曰淮夷倡亂乃王法之所不赦故我之來也必剪此醜鹵惟淮彞之是求耳車所以禦敵則既出我車矣旗所以統衆則既設我旗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莫有敢安處而舒徐者蓋曰淮彞犯順乃天誅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王師惟淮彞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拊誦此章上四句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叙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旗為來求後面事也徐州有彞在淮北揚州有彞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首以江漢為言蓋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滔滔武夫行貌非水之貌匪游匪舒是守律見其武來求來鋪是聲罪見其勇觀注行者皆莫敢安徐自是人心競勸如此無警戒丁寧意觀註而曰

二字正是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者以淮彞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渠魁。鋪者以淮夷竊據中華。故欲陳師以誅討總叙。不兼疆理言。蓋疆理之命原是平淮彞以後事。○永嘉陳氏曰。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彞。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者是淮南之彞也。若北則江漢非從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彞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彞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匪安句。炤敬戒看。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出車設旗二句。又在武夫內。維黜出師光景。

江漢湯湯

音傷

武夫洸洸

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

叶唐丁反

時靡有爭

叶留陔反

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夫。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合參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洸洸而勇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夷之四方。凡發謀出慮。以爲蕩平之策者。罔不盡也。但見師衆所到。淮彞望風而服。不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焉。夫王國以四方爲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既平。則內而王國永保其根本之固。不其庶定矣乎。王心以天下爲休戚也。今王國定而時靡有爭。則上而王心無復宵旰之警。不其載寧矣乎。是具既伐而成功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伐彞以告成功。下是著其成功之大也。首二句。輕輕遞過。經營卽上來求求鋪中間有許多處置安排。如何以屈其力。而服其心也。兼招携懷遠。摧陷廓清說。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指淮彞之四方。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式闢四方。便見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南征。荆蠻北伐。獫狁至于常武。江漢淮之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主天下。不粘淮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彞者。所以經

詩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管四方也。方山云：遂依一方倡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成功指返，侵服畔言告成，露布以告也。蓋昔嘗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理雖可通，恐非詩體。

江漢之許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關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關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辟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未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合參。夫成功雖告于天子之廷，而召伯猶在江漢之許。王又以疆理之責而再命之，以為淮彞倡亂，四方之地不免見侵。井田之紊也甚矣。女其式辟四方之侵地，而徹我疆土，以復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營甫畢，而疆理遂行，非樂于多事而病民，亦非欲速其功而急民。蓋什一而賦，乃我周中正之法，而為四方之極者也。今為淮彞所侵亂，故欲辟而徹之者，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遵行乎什一之法也。故召虎承命遂往而疆之，以畫其大界，理之以正其溝塗，直至南海之濱而止焉。其疆理之功有如此。

柳講此章上六句。述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再言江漢之許者，係上事起下事也。上告成，是馳檄報捷，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即江漢之許而命之也。諸家多云：前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詞。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意。非徒芟其草萊，治其荒蕪也。徹乃即其所闢之土，而布以徹法。蓋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也。以瘡痍甫定之民，而遽嚴國法，似乎疚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即行經界，似乎棘。故曰匪疚匪棘，徹

以取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極也。今則闢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于王國而相安于君一民九之常此有豪強不得兼併貪暴不得多取意疆理正徹疆土之事。疆者如夫九為井。井十為通也。理者如井間有溝通間有洫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海。蓋非淮曩地。乃其所侵之地也。侵地至于南海。故疆理亦至于南海。海環江海無不關之土亦無不徹之田而王國之極立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無曰

予小子叶獎召公是似叶養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許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爽也。翰翰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我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餘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合參夫經營疆理。兩盡其功。則召虎之功懋矣。王者可無以報之乎。蓋向也。淮彝倡亂之時。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嘗勸之曰。昔我祖文武受命之時。實賴爾祖召公為之楨幹。凡夫敷政而辟國者。其功至今在也。今爾任旬宣之責。毋曰以予小子之故。事關天下。忠在王室。而于爾躬無與也。當知維翰之勲不續。則康公為無孫。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為無祖。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疆理有勞。益顯舊臣之風烈。經營匪懈。不隕元老之家聲耳。誠能肇敏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我則豈可曰以爾召公之故事關世濟。孝在爾躬。而與我朝廷無與哉。當知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為無祖。江漢之績不報。則我為無臣。我自宜遵我文王之典。錫予優厚。用彰屏翰之奇勲。寵命加隆。式昭周家之大賚也。夫王命召虎。其激勸之意如此。然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初讀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宣句。串看江漢未平。則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徧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叙詞。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詞。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勸勉意。維翰亦當兼經營疆理二意。言撫綏

詩
卷之二十九
王命召虎

南國。而著經營之績。日辟百里。而有疆理之功。或云泛言為是不然。經營邊便旁合了。召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言之。無曰二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戎功即經營疆理之功。肇敏者。謂自爾開之。而勉力以致功也。錫祉謂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為吾翰。吾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為爾福矣。須合下章意看。○此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而起下章所叙賞賜之事。文武四句。以繼先勉之末二句。以報功歆之。總是將以下章文王之命。康公者行其賞。故此先以康公之佐文武者。論其功。

登音離爾圭瓚才早 柎音巨鬯音暢 一白音酉 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叶地 于周受命叶滿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

萬年叶彌

賦也。登賜自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辭。言錫爾圭瓚柎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誓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合參夫既有是戎功矣。而王之用錫爾祉者何如。故策命之詞有曰。登爾圭瓚與柎鬯之酒。一自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乎。往焉亦未足以見寵異之意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于文武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之有賢胤也。君恩之渥。至是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富貴。永為華彝之主焉。庶足以盡報答之誠于萬一也。

初講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柎鬯。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國。故

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以自錫京錫之即自錫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未足寵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顯召祖之有賢胤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拒鬯不過增其寵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錫之是賞非宣王之賞直稟命于乃祖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直受教于乃祖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豈以懋賞為一人之私恩哉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具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說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要寫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誓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為報展轉思維捐軀靡及亦曰天子萬年而已萬年有永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南之貢意○祭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王制九命然後賜圭瓚拒鬯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釋詁云自中尊按鬯人掌和鬯鬯以實瓚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拒鬯一自

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自賜時未祭故自盛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作召公考叶去天子萬壽

明明天子叶獎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彤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彤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言祭夫召虎既拜賜于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再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

以考其成。且所勒之詞。又祝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器同其不朽。而稱願之。私亦與廟器相為悠久矣。不特此耳。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今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照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襄太平。要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敷陳其文德。使教化之甄陶者。浹洽于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令聞可垂于有永寧。非臣子之深願乎。夫君酬其功。而隆錫予之恩。臣受其錫。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昭君賜而祝之。至下見進君譽而勸之。深虎拜誓首。與上不同。上是拜于文廟。此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作廟器勒求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作召公考謂作康公之廟器。斬王者之休命。使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勒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若作成功。說則失之誇矣。天子句。是祝詞。并勒之策命後也。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

串說。言吾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令聞已著矣。而不特著于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清武功告成而已。又必矢其文德。令禮樂教化。直淪肌浹髓。以徧于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聞勿專泥平淮說。不已。本是美之之詞。而寓進之之意。矢文德句。似窺見宣王有好武意。其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宣土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子德意。度遠矣。○武則經營四方。文則洽此四國。前後兩句。自爾對炤。惟四方有一番經營。則四國少不得此一洽。○洛水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曰矢文德。文武並用。周家有道之長也。固宜。○馬上翁一片雄心。被陸生數句道學說得冰冷。可知武定文安。千古不易。惟漢光武識得此詩。南唐欲終身不用兵。徒虛語耳。

江漢六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彞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彞。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彞同三監

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彞。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彞。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彝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彝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

○常武章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

為戒然。

全直此詩益美宣王自將而作。通詩重王者身上。方見美自將意。前五章重王旅嘽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塞一句。是服遠之本。細分之一章。言其親命大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章。言王師至徐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

之無敵。末章歸諸王道之大。當時宣王分明以兵威服淮彝。顧以王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意。○篇中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於兵威。無非歸功于天子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音所

南仲大

音泰

祖大師皇父整

我六師以修我戎

叶音汝

既敬既戒

叶訖力反

惠此南國

叶越

反逼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彝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功世以美大之也。

詩

經

卷

之

二

十九

常武

序

常武

召穆公

美宣王

也

有常德

以立武事

因以

為戒然

合參宣王目將以伐淮北之彞。詩人作此以美之。若謂吾王憤淮彞之倡亂為自將之行而當時所命以董乎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其尊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南仲為太祖。官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我六師。使士卒之練習。不至于違律而難齊。修我戎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朽鈍而難用。夫師既整矣。兵既修矣。使恃此而不敬戒。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嚴敬以臨之。而無傲慢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夷倡亂。而南國為之不寧。故今之治軍戎而存敬戒者。正欲除淮北之患。以整南方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太師以董其軍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為伐遠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緊連下文看。赫赫言威命之尊嚴。明明言號令之光顯。見非昔之委靡闇弱也。要得中興。意謂自彞厲以來。威靈不振。號令不張。幾于泯泯滅滅矣。宣王奮然中興。親征淮徐之土。如雷霆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故云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為大將。故須親命之。此句貫下七句。位居卿士。祖是南仲。官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

曰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欲其繼祖。曰大師皇父者。叙其位望。欲其盡職也。六師天子之軍。正見自將。惟其自將。故特提出我師我戎。整者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此句以兵數言。修者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此句以兵政言。既者期其如此之意。敬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比尋常嚴翼不同。此句全在惠南國上。着神。見得戰勝攻取。固所不難。要惟萬全取勝。一怒安民。俾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須大費精神。故不得不敬戒也。南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乃淮北之彞。徐州之彞南侵。則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詩人欲張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為世臣。曰南仲。大祖稱其為重臣。曰卿士。曰太師。稱其為名臣。曰皇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序

詩經

卷之二十九

卷之二十九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合參夫是行也。既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之尹氏書王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以為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部伍之嚴整。俾我師我旅。在不愆于左。而皆知平進退之律。右不愆于右。而皆明乎步伐之方。予以循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而為弔民伐罪之師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留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矣。故罪人既得。即當整旅而歸。不留兵以鎮之。不屯處而擾之。庶徐土之三農得以就緒。而無廢時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為伐遠厚農之計。首二句詩人叙詞。以下皆策命之詞。王命就策書說。上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

之也。程圻內邑伯以爵言。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結陳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戒我師旅謂陳師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若以淮浦為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為淮南之彝矣。循有環視之意。省有觀察之意。察其為亂者。而伐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不欲繫及無辜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返。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註謂高原下隰平地之農。方山依此說。此就淮浦之農言。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皆是慎武事而不欲窮兵之意。蓋驕兵侮敵。老師病農。但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兵以速為上。久則毒民而傷財。○太師皇父王親命之。程伯休父命掌誥之臣。授副將之策者何也。蓋三公之體尊。而六卿之職卑。尊卑有定。分朝廷之體則然也。後世緩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踰等越次。義取于駕馭。而將帥不和。非善于將將也。善將將者。若周

詩

經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宣王馬河也。孫策據江東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呂子衡願暫屈小職自領都統以部分之。此即左右陳行之意也。不然日過健兒士卒離心。雖大將有國士之風而裨將無人。鮮不及于敗。○留處之害有三。行師百里則千里之內無寧居用兵十萬則百萬之財可立耗。况久戍遠方進無可戰退無可守。不特坐糜輸輓而使畿內力穡之赤子披堅執銳不得休息。棄有用之人守無益之地。力疲于下財匱于上。則留處之害一。變亂之後家室轉徙所冀剪滅寇虐稍稍安集耳。而復駐兵設鎮戎馬交錯烽燧斥埃絡繹不已。且重之以城堡之修築衣甲芻茭之峙備湯火甫脫徒役頓增。而或士飽馬騰坐無所試轉起而爲侵掠民之苦甚于苦寇。則留處之害又一。徐淮之地國賦所仰給也。土狹民衆不若邊鄙虛曠。可以開屯置牧且戰且耕。一旦兵民錯處阡陌連營有輟耒而逃耳。兵有轉餉之費民失耕作之業。而且迭相更代往來繹騷大府之藏耗竭而不能應。欲減餉則兵無可減欲加賦則民無可加。上下交困變生意外則留處之害又一。嗚呼從來興兵襲遠辟疆啓土功成之日措施失當或屯駐不撤或遷延不返發農功而貽後患往往然也。宣王深鑒其害而叮

嚀告戒誠有以哉。或曰武王之定天下也。戢戈繫弓偃武不用而豐年屢奏享國長久。秦人銷鋒鑄鐻以弱黔首而一夫作難身死名滅其間得失恒相半也。不知周之偃兵所以安民秦之銷兵欲以弱民仁暴殊而興亡各異夫豈不用兵之故哉。若武侯渡瀘或勸留師永鎮而武侯不從終蜀之世南人畏報蓋深得宣王不留不處之意矣。

赫赫業業

叶宜却反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繹騷

叶蘇候反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繫也。遊敖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詩

經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合參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赫乎其顯明氣
焰之張業業乎其盛大發華夏之氣勢而大振聖主之皇靈有嚴乎
其天子也于是王師之出惟遵其紀律舒徐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
繫匪遊焉而失之遲緩無俟王旅既至而義聲先播已有以褫其魄
而奪其心矣徐方之人莫不連絡擾動而不敢以自安震怖驚駭而
不敢以自寧有如雷霆作于其上而徐方極其震驚焉所以然者蓋
以理正詞直又以天子之威臨之其有不聞
風而靡者歟是王師在道威之可畏如此

折講此章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赫
赫威靈光顯業業氣勢昌盛此便是有嚴處徐方畏服皆本于此上
二章皇父為大將休父為副將此更提出有嚴天子見天子之自將
也嚴曰有嚴此中便藏一個王猷在內王舒六句一氣滾說下匪紹
匪遊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糾繫亦不失之遨遊也蓋威嚴
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損威嚴矣徐方四
句及覆形容極言其震畏之狀繹騷震驚如雷霆作于其上皆有摧
擊之虞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

方說○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
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
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懾其心矣○漢武巡邊陸躬秉武節置
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旌徑千餘里威鎮匈奴遣
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于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
苦之地為匈奴讐焉此詩有此聲勢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五反進厥虎臣闕音如虢音虎

鋪平敦淮漬音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虢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
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
之貌

合參迨夫至徐也。天子奮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怒，而凜然大威之不可犯矣。王者之威，既奮則將士之氣自倍，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激烈，自闕如虓虎之雄，布其師旅，厚集其陳于淮濱也。有仍執醜鹵之勢，故山淮浦之地，向為淮鼻所據者，截然齊一。今則皆王師之所矣。孰敢據此以拒我哉？是王師既至，而自必克之勢如此。

拊譟此章上二句，言王者克敵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犯也。重王奮厥武，句一人之威奮，六師之氣倍震怒，本奮武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其聲而勃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闕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憤，非激而怒之也。鋪言衆之集，敦言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亦言其勢如此。不可寔作已執了此要見虎臣之武，皆為上之武。六師之武皆為上之武。末二句總承淮浦向為彛所侵，今纔至其地，戡然不可犯，皆為王師之所，莫敢盤據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嗶嗶

音難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叶鋪

如

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叶越逼反

賦也。嗶嗶，振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合參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為之張皇。以師旅則嗶嗶而衆盛焉。兵貴神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忌寡弱，則如江如漢，何衆如之。其靜而斂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縱之也，則如川之流，而不可禦。絲絲焉而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翼翼焉而行列之整齊，莫得而亂之也。其機之密也，則應變無方，不可得而測之也。其鋒之銳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而克矣。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旅二字，要發出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此句提起下六句，正極狀嗶嗶二字。

數如字。形容之詞。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敏趨。聞之疾。可以覆其不及備之謀。如所謂從天而下。迅雷不及掩耳也。如江句。言六師之衆。列國之兵。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魏牀百萬。如江漢之渺茫。一望無際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陳不可撼之類。朱叔熙曰。此句亦自行師上看。是乃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倉卒臨之。而不驚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不可作屯兵者亦好。如川之流言突陳而來。擁衆而至。其鋒不可當。如川流之沛然也。絲絲言部伍聯屬。前有為驅。後有為續。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謂合千萬人而為一身也。翼翼言行隊整齊。左有為屯。右有為聚。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所謂合千萬心而為一心也。不測者。步伐有不易之程。或變化出之。而若秘。旂鐸非必勝之具。或虛實用之。而如新奇。正互發。而分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者。材勇果毅。所至辟易。敵有備而皆窮。信臣精卒。所向披靡。敵有遭而輒蹶。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力也。濯征徐國。洗滌其穢污。而咸與維新。有一舉而蕩平意。○詩說。飛已疾。翰又疾。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也。江漢言六師之衆。前無始後無終也。如山靜翁之勢。撼不可動。藏于九地之下也。如川動關之

勢往不可禦動于九天之上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叶六直反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叶古回反

賊也。猶道。允。信塞責。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合參。然王之服遠。豈持兵威之盛而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政。凡經綸于廟堂。而敷布于海隅者。肫肫乎其允而不偽。實而不虛也。夫是以聲教之感。素懾于彞心。而天討之臨。自樂于效順。徐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誰功哉。且天子有此行者。為徐彞之

詩

經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詩經

亂四方故也。今則四方免兵革之亂而悉獲平定之休。徐方不特既來也。咸罄首而來庭焉。徐方不特既同也。咸心服而不回焉。蓋至是而所謂惠此南國者無不惠矣。吾土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矣。豈久處哉。夫服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道。此所以為帝王之師也。詩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抑講此章是成功而班師之事。蓋反覆其詞。而以王道服遠歸功于天子也。前言王命王旅。分明是兵威。而此章直本之王。猶猶不訓謀而訓道。不單指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偽。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叛也。同者群聚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雖王猷之布。初非為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贊一畫。而况從行之六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講天子之功。句須張皇得體。見百年大勳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孫子也。淮蔡皆叛。四方所以不平。今來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而既平矣。曹氏曰。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

來朝于王庭。則四方既平矣。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以米庭而誓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命。而中心然回矣。只叠叠說下。無非欲歸功于天子耳。至是而王之惠南國于斯。緒三農于斯。尚可留處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戡戈索矢之意。蓋誠知武功之不可躡。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為戒者如此。○既曰徐方既來。既同。又曰徐方來庭不回。故曰反覆其詞。○沈無回云。平淮西碑。歸功相臣而不及。愬識者傷之。此歸功天子而并及皇父尹氏。真宇宙大文章也。○麟士曰。既同。比既來稍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比來庭亦稍進來庭。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宣王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持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後漢西羗傳。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司馬本紀。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大原。可見周家累葉所不足獨

武耳。故江漢常武皆極夸之。

○瞻印章

[序]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全直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叙致亂之可憂。下是示以禍變之可回也。析言之。一章二章言時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惡。乃救亂之由。五章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嘆國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救亂也。○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踈。女戎興。而外狄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瞻印音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音債叶側例反蝨音牟賊蝨疾靡有夷屆音戍叶居氣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

賦也。填久厲亂。瘳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于是有小人為之蝨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合參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若謂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者。于觀今日之亂。而知禍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為德。今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固已使我甚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小人為之蝨賊。其為害也。靡有平夷。屆止之期。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為之網罟。其為患也。靡有夷平。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將何時而止哉。

詩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瞻印是望惠于天。惠是惠顧之意。或曰。惠順也。孔填不寧。以方山從輔氏作病。

經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五

說或云。只甚久不寧意。邦是天子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之。朱公遷。指國論與國政言。國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必從。民不樂其生。士不安其位。何瘵如之。惟昊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即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此乃人所為。而歸之天者。亦無所歸咎之詞。蟲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章。蟲賊虛指其人。罪罟寔指其事。靡有夷屆。靡有夷瘳。正上文孔填不寧意。刑罰不當。由于任用匪人。原非兩事。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音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音殖。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合參。然蟲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貪婪者。以侵漁為培植。慘刻者。以刑罰為網羅。是故人有土田。非人所藉。為養廉之資耶。而女反掩

而有之。曾不思昔先王剖符錫壤。各有寧宇。瘠人以自為肥。汝何利焉。人有民人。非人所依。為守邦之助耶。而汝乃攘而奪之。曾不思昔先王分土授民。各有管轄。割人以自為多。於汝安乎。至如此有好修之民。言懼遭尤。動虞得譴。宜無罪矣。以汝反收之。介士出於囹圄。填寡罹于岸獄。何不幸耶。又如彼有作匿之民。莫視五章弁髦三尺。宜有罪矣。而女覆說之。比法麗於生條。深文夷于末減。何厚幸耶。貪利民之出。虛利民之入。貪浚民之財。虐殘民之命。民生斯世。何堪此二病乎。

抑講此章上四句。言黷貨無厭。下言淫刑失中。皆歸在王身上去。輔氏云。發上章末四句之意。上四句承蟲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于人者。及覆無常也。下四句承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于人者。及覆不當也。二人字。指君子言。二女字。指小人言。采邑所以養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所有。所奪此。便是蟲賊。無罪者。叔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瘵者如此。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叶居亂匪降自天叶鐵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叶乎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似也。傾覆懿美也。梟鳴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鳴。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

不戒哉。○參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為國家之主。宜哲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

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啓釁。而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反為梟為鳴。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舌。能變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戾者。豈真出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養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大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為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所講此章上八句。著婦人所以害國。下并言婦寺所以害國。南台云。寺特帶言之。以見婦人之言不可聽耳。此說恐于任奄人之意太輕。或云。因此章有婦寺句。詩柄以譬褒似。任奄人並言。其寔婦為主。寺帶說。觀此與下章疊言哲婦。婦人可見。哲夫句。只引起哲婦句。不平哲為男子之德。婦人而哲。將必干預外政。未有不覆國者。懿以色之美言。非即就哲上說。為梟為鳴。言人之惡。而厭之如此。且虛看長舌二句。正見之。長舌與匪教匪誨相應。厲字應屬首章。厲字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真非自天降矣。匪降二句。釋首章意也。匪教匪誨。本長舌來時。維婦寺見其言之不可信也。正人君子之言。足為我教誨。若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非誣諸夫

人則敗其上也。此所以階亂也。○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嚴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曉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起。○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亡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鞫人伎音忒諧音借始竟背音佩叶豈曰不極伊胡為

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諧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公朝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諧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合參：然是婦人奄人，其惡可勝道乎。蓋其外逞智辨之巧，以窮人之言內存伎害之心，而變詐無常，其或倡為諧妄而偶有其驗，固欣然以取幸于君矣。縱使為諧于始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偃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為慝乎。婦寺之敢于為惡，其情狀蓋如此矣。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獲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為職，本無朝廷之事，而乃舍其蠶織以圖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為慝哉。觀此而天下之亂，信由婦人而生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兼言婦寺有鞫人之惡，下又專言婦人與政之非也。鞫如鞫獄之鞫，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伎忒二字貫上意起。

下意謂舜智御人每以攸害而濟其變詐也。諧始竟背非謂所行背其所言。謂後日的言語不驗與相背也。伊胡為忒謂畧不自反。反以為口過。恒人所不免也。婦寺之情如此。其必不可與政也。明矣。如買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如。不作喻說以君子而忘義。計利以婦人而舍內專外皆非所宜也。如賈二句不作興不作比。是例論語。毛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蚕織為事。書曰。牝雞無晨。北雞之晨。維家之索。婦人休其蚕織而干與朝政。其智辨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安有清明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詩說攸害是鞠人之根。而忒即諧始竟背之根。此雖是婦寺之讒。諧陷人罪畧而長小人之蠱賊處。寔婦人肆其長舌與寺人相倚。而亂乃公事如此。故下以君子不宜識商賈之利。責婦人不宜干朝廷之事。

天何以刺

叶音

何神不富

叶方

舍

音捨

爾介狄維予胥

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止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合參。夫婦人之亂。人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為天之子。天宜有以眷王矣。今何為責王。而降此大厲之變乎。吾王為神之主。神宜有以富王矣。今何為不富王。而有此困窮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有內戎者。必有外戎。是必將有彝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迷亂。而不知自修于己。以善人而則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也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致亂。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總是窮究其亂本而歸咎于王之意。何以刺言何為。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

何為不以大業富王也。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註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詩人不言之意。而朱子發之說者。須得其不言之意。方妙。舍爾二句。不可以下四句對看。是時犬羊之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既得以僭夫。則姦必得以亂華。以陰召陰。則介狄之禍。有不免矣。維予胥忌。謂忌正言。蓋怪之也。不吊不祥。四句。玩註似另轉一意。以咎其不能救亂也。以刺不富。即不祥也。舍介狄。忌正言。即不吊也。色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報維予胥忌來。正指善人為婦寺。構成罪咎。而棄其土田。人民以亡于罪。胥之中也。邦國句。單承人亡來。賢人亡。則國必危。如人元氣亡。則身必喪。國之殄瘁。必矣。殄如脉絕。率如疾危。此正天譴神怒意。慶源輔氏曰。彝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羣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他日幽王果召犬戎之禍。斯言驗矣。○不吊句。宜提起開看。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註內二又字。自明。何確齋似把謹儀用賢。即是吊不祥處。却與註不甚合。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合參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寧能忽然于懷乎。彼天之降禍。殆無寧日。不可為不多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為窮促。不可為不近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抑講此章言天變之甚。而深憂救亂之無人。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亦指降亂而言。優者。紛至沓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于此而有善人以輔之。則猶可以回天意。今言人之云亡。則禍亂終不可救。而邦國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

言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一
憂之不已也。○詩說降罔謂降此刑罪以為網罟之害罔首章罪罟看故下遂接以人之云亡謂善人罹罪罟而亡之也

鬻音必沸音帶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鬻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水漢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合參夫天之降禍固為可悲矣獨不可以轉禍而為福乎。彼泉水漢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

憂之矣然而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豈終無可救哉誠以藐藐昊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意今者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而遠色無忝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圖回乎天變豈但爾之身可延未絕之緒哉雖子孫亦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吾不知其所終也已吁觀是詩而君子忠君愛國必心敬天恤民之意俱見之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回之道以泉之發之有其源憂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興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寧自今矣謂自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語含蓄無盡不自二句依註帶下說自我先則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極適當此時已無可為者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鞏蓋天道否泰相循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忝皇祖便可挽了無忝句有深意遠色而好德無忝祖之刑于寡妻遠奸而親賢無忝祖之

不近刑餘將言中無傾城之舌。閩外無介狄之侮。大厲之天轉為克
鞏之大。以能保我子孫。而士民尚亦有利矣。爾後兼幽上之將來與
其子孫說。末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邦國卒將殄瘁。意可
見周家天下。皇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窈窕之淑女。故城成乃今日有
鷓鴣之哲婦。則城傾
婦德之係天下如此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陳伯玉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于嬖妾
奄豎。史相煽惑。如木之有蟲。日積月累。以瀕于傾覆。夫然後小
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伸怒。而我狄之禍乘之而作矣。幽王以
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而使
為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宗。常
親賢人。遠婦寺。則何敗亡之有

○召旻章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

全直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追思隆古而異其
任賢總是刺王不用舊而用小入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
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說。析言之首章極言禍亂之意二
章言致亂由于小人三章啓王用舍之謬四章傷世亂之極五章言
小人幼賢而已深憂六章言王不知禍原而已深憂七章感今思古
而嘆王不用舊也。○上篇是刺王寵褒姒故末望其君以無忝皇祖
此詩是刺王任小人故末望其臣。
以有如召公皆亂極思治之意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 去聲叶 瘝 音 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 音 卒荒

賦也。篤厚。痼病。卒盡也。居中國也。國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合參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若謂人君操賞罰。以進退天下。用舍之間。不可以不慎也。予今深有可傷矣。彼旻天本

仁覆闕下者也。今乃疾威暴虐。重降喪亂之禍。而病我以饑饉之災。使斯民盡至于流亡。內而國中。外而疆圉。悉皆荒虛。而無人也。天之

虐人。何其慘哉。

辨講此章言天之降災。而致民之危困也。依輔氏一順說下。首句言旻天宜垂愍于下民。亦若此其疾威乎。降喪便是疾威。飢饉即降喪

之事。流亡又根飢饉來流是遷徙。即壯者散而之四方意。亡是死亡。即老稚轉乎溝壑意。卒荒即流亡之事。居則中國。被其害。圍則邊境

罹其憂。居卒荒。故諸侯內畔矣。圍卒荒。則犬戎外侵矣。日蹙之勢。已見于此。○慶源輔氏曰。此與瞻仰首章同意。皆極言其喪亂也。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

靖夷我邦。叶卜 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遘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蝨賊昏椽者。皆潰

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合參然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耳。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為斯民之害。而使之流亡者。豈天災為之哉。蓋以蝨賊之人。能內潰人

之腹心。昏椽之人。不肯供其職業。此二者寔潰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絕者也。而王乃信而任之。使之治平我邦。則豈不至于荒亂

乎。是以上于天怒。而致此網罟之亂也。

所講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為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蝨賊昏椽之人言。凡此輩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

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蝨賊狀其害。昏椽狀其人。回遘是狀其心術。總是醜詆。此一流人稼穡之有蝨賊。其害

言... 卷之二十九... 五十三
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之內壞也。昏椽昏之所指固衆椽。則專指閣宦言。蓋椽刑也。喪也。奄寺咸被宮刑之人。是椽喪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小人在外。闕寺在內。乃相倚為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回適。總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靖彞我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彞乎。有此句。見亂非降自天之意。麟士按以椽為被官。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閣。並屬閣宦與昏亂之訓。為別疑椽毀其陰。理非甚確。語復未雅。恐不如終以昏亂椽喪四字。渾軍。遂注為佳矣。○依輔注則內潰其心腹。謂所托密勿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托經營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慙。為世指名。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皐皐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音店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

賦也。皐皐頑慢之意。訛訛務為毀謗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合參且此小人在位。皐皐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訛訛然務為毀謗以相傾比。則素履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於兢兢業業甚久不寧。而無一時之豫怠者。宜乎久于其位也。乃更見貶黜而不得以居其位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前講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皐皐訓頑慢。朱公遷謂頑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彞我邦。曾不知其玷也。有狎于其迹之可玩。習于其言之順旨意。兢兢業業自其修職上見我指兢兢業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所謂舊也。王乃不相其舊。而我位孔貶矣。小人親則君子踈勢不兩容也。○皐訛之人竊據君權。謾不以國家為事者。與

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顛倒錯亂之甚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之者，
蓋寔不知其惡耳。然亦皁皁訛訛者，善于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
之朝而獨戒謹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
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去聲此邦

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干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合參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國
脉且蹙無有生意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彼棲苴之
木而不濡其澤焉斯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國務可知矣我相
其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此其任用小人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蓋小人之禍及于國者如
此如彼三句乃山泛就國說。做弦等多從之。南台云。歲旱三句。形容
民之憔悴如歲彼旱草不潰茂言虐政所及斯民之生意已泯也。如
彼棲苴言惠澤不加斯民之枯槁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所致也。
兩如彼對看是將三事形容國家之憔悴先提起正意方是賦體不
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蓋為蠹賊昏桮傷其根本殘其枝葉
故蕭索如此。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歲旱三句
正此意。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
亂曰叛。凡水之潰者其勢暴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音敗胡
不自替職况音况斯引

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糲也。稗則精矣。替廢也。况况同引長也。○言昔
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令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

君子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合參夫國至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其能以自己乎。思昔先王之世。天下殷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疾者也。而今世之疾。雖不可與先王之世例論。然猶得苟且圖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為之也。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稗。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以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為。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己也。

柳誦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富對今饑饉。言以今饑饉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為疏。以比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為稗。以比君子之道純粹精寔也。胡不自替。是其恃寵而惡之之詞。王固不知其玷矣。此時欲望王罷斥之不能。君子我位孔貶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以自分引避之情。委曲望之。小人真是一片痴。

心一片苦心也。愴悅憂亂而無情緒之意。註中此故字。指小人不避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仍反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姑弘反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也。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悅。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合參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甚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為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為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罔極之奸。而肆其廣溥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間。專為

此故。此心至於愴怛日益弘大。而憂之曰。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免于憂。不可得矣。

柳講此章上五句。言人不窮乎亂本。下深憂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是賦體。須先提正意在上。方不似此。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竭。由外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徒咎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不云內之不出。而徒咎其泉之不盈。是不窮乎亂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替。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悞國其罪。可正其惡。可鋤。惟不以為階亂。此中使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溥斯害矣。憂之弘。由害之溥。來不裁。我躬蓋不云。自小人則必歸罪君子。我位孔貶。猶其輕耳。正嘆其害之溥。意○或云比也。諸本作賦也。誤。○大全或問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比為是。○朱子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咏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國百里今也日蹙音蹙

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音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矣。合參夫感今日之事。幽可傷矣。而追思古昔之盛。其用人為何如耶。昔我先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芮質成。而來天下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蝨賊昏桀之人。是以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憫之中。寓冀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幽王終不知改。則周安得而不東哉。

折講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傷今之衰。下啓王以用舊也。此正言王任用小人。以致侵削之事。先王註以為文武其言召公關國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于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主化言化自北而南。則江漢首被而服從之。國益衆。化自近而遠。則虞芮質成。而來歸之國愈多。所謂日辟國百里也。于驪山見四羣之侵于繻葛。見諸侯之叛。此所謂蹙國也。諸家多云。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輩文云。先文王以一封之土。崛起為方伯。而汝墳江漢相率稱藩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域之侯崛起為天子。而東西南北。至于畢附者。八百諸侯。是豈偶然哉。蓋其朝無蟲賊昏桀之人。則百姓胥安。而野無饑饉流亡之民。則封疆自拓。理有固然者矣。此說亦可從。說個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今昔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又嘆之。以啓其用舊。當時禍亂雖極。然去宣王之中興不遠。其老成耆舊。尚有行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此二句。其傷有賢不用。而用小

人。遂使侵削至此極耳。不亦可哀也哉。○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爾祖。此詩期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如大易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憚改。秦穆之自誓。漢武之輪臺。何至百里之日蹙。而召犬戎驪山之禍耶。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止齋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風之終。係以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即如下泉之終。變風歟。○潘笠江曰。瞻卬言內惑于寵妾。召旻言外惑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燕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官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昌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

水鑿哉○止翫陳氏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無志故也。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此詩之旨。蓋言文王受命。而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而不可止也。故曰。蕩蕩。上帝式將之。永言配命。自今及古。其德昭著。而不可磨滅也。此詩之旨。蓋言文王受命。而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而不可止也。故曰。蕩蕩。上帝式將之。永言配命。自今及古。其德昭著。而不可磨滅也。

召是十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六句

此詩之旨。蓋言文王受命。而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而不可止也。故曰。蕩蕩。上帝式將之。永言配命。自今及古。其德昭著。而不可磨滅也。此詩之旨。蓋言文王受命。而天下歸之。如百川之就下。而不可止也。故曰。蕩蕩。上帝式將之。永言配命。自今及古。其德昭著。而不可磨滅也。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九終

